

的新動出  
軍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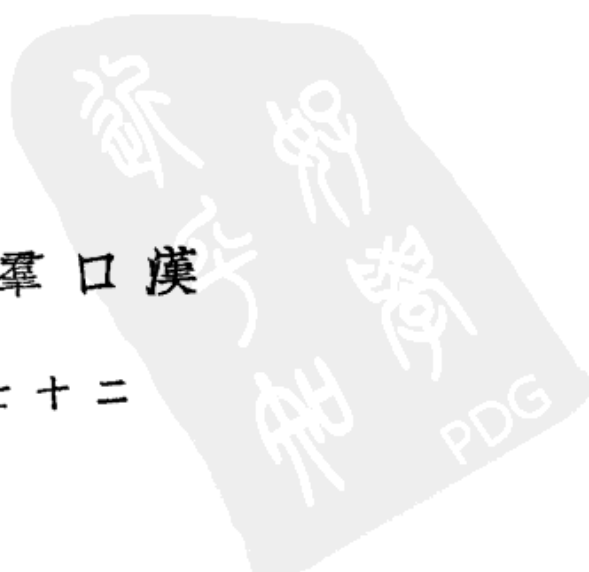


# 出動中的新四軍

著 張 致

漢口羣力書店出版

二十七年五月月初版





# 目次

一	誓師大會·····	一
二	行軍到東門·····	一
三	瘋狂了的慈化民衆·····	一八
四	爭取老百姓回家·····	二九
五	第一次登上火車·····	三七
六	從杭州逃難來的戲班子·····	四二
七	北伐以來所未有的軍民聯歡大會·····	五一
八	他們在懺悔·····	五八
九	我要去當兵·····	六五
十	你們有什麼秘訣·····	七二
十一	待機出擊·····	七九

## 一 督師大會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九號清晨，湘鄂贛邊區的嘉義村，在四週羣山的包圍中，似乎還未醒來。這是一個寒冷的殘冬早晨，山上的雪與霧混成一團，分不清誰是誰來，在廣場的一角突然有一片峭厲的號音動盪在嚴寒的空氣中，像沉寂的空山裏一聲猿啼，那樣孤獨地但激盪人心地悲嘶着：

「達底……達大……達達達底大底達底大底達底……達達達底大底達底大底達底大底達底……」

是集合號。

這峭厲的號音激擾了殘冬靜產的空氣，把整個的嘉義村喚醒了。不久，從山腳邊的靈官殿裏，從門前直立着兩根旗桿破殘的祠堂裏，從每個民衆的黃泥矮房裏，都衝出一隊隊穿着灰色軍服的戰鬥員，跑步着向廣場來，在這些隊伍裏，也隔雜着

些穿雜色衣服的新來客，但他們也已背上了大刀，那緊縛在刀尾上的紅巾，一動一動地跳盪着。

隊伍都彙合在廣闊的營師台前了。營師台是臨時用幾根木頭幾塊板搭起來的。台上面橫掛着一塊白布，寫着斗大的四個字：

「東進殺敵」！

除了這四個字外，還有一只台子，幾張椅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

民衆們也一個個聚到會場上來。老年的，少年的，男的，女的，提着炭爐子的，隨隨便便地散布在隊伍的四周。他們大部份都是抗日軍人家屬哩！

營師台上也有人物出現了。支隊副司令，團隊長，地方政府代表……

一陣軍樂後，當作主席的副司令從台的後部走到台前。

「同志們！同胞們！今天是我們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隊的誓師大會，明天，一副司令指了那十里外積滿了雪的高山，「我們就要爬過九嶺，

開始東進殺敵，所以今天是我們與嘉義父老諸姑兄弟姊妹最後一次的見面……我們現在請中國共產黨湘鄂贛特派員杜同志給我們講話……」

在熱烈的鼓掌聲中，背脊微微有點彎的杜同志就站到台前，他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身體並不十分強壯，但他對工作艱苦熱忱的精神，却博得了每一個同志的敬愛。

「同志們！」杜同志沉重地開始他的演詞，他的言詞在每一個戰鬥員指揮員的心中是有分量的。全場立刻嚴肅地沉寂了。這時要是有一個外來的人踏進這個村莊，在沒有看見這些人之前，是不會想到這裡有這麼盛大的一個集會的，「你們快要開到前方去了，要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的鬥爭，因為他要亡我們國家，滅我們種族，要我們全國四萬萬同胞做他的奴隸……」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隊伍裏突然有人喊起口號來，全體場上的人都接着呼出更雄壯的口號。

「同志們！」口號稍平息時，杜屬志便毫不放鬆接下去，「爲了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國共兩黨已親密地攜起手來了，不但現在要共同抗日，而且將來要共同建國。你們以前都是湘鄂贛邊區的紅軍，但現在你們已是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一員，同志們，不要忘記了你們新的任務！」

「你們有優良的傳統，有十年的戰鬥經驗，但同志們，這是不夠的，我們要學習新的戰鬥技術，一個忠實的同志應當時時刻刻不忘記學習，從工中學習工作，從戰鬥中學習戰鬥……」

「學習，學習，再學習呀！」

「從戰鬥中學習戰鬥呀！」雄壯的口號又一陣陣地響了起來，誰也不知道是個開頭喊的，反正這不是他們所要知道的，只要有一個喊出一句從心坎裏發出來的口號，其餘的便毫不遲疑地跟着喊去。

杜同志演講完，接着便是縣長演講，他講得很簡短，但很得力，當他最後講到

：「你們上前線去爲民族爭生存，你們的家屬，由我們地方當局來扶担。」的時候，每一個在場的民衆和戰鬥員都感動了。

突然有震耳的爆竹聲從場與街接銜的那一頭響了起來，大家不自禁的回過頭去，見四面鮮艷的紅旗在爆竹的餘烟圍繞中從那面移動過來，每面旗上都繡着四個大字「民族先鋒」「爲國干城」等。

「這是什麼？」人羣當中有人輕輕地問。

「民衆代表獻旗來了！」

跟在旗後來的是一大串老老少少的民衆，而走在最前頭的便是嘻開笑臉的大利發商貨號的胡老板，他今天穿上了新年拜年時穿的天青緞大花羊皮袍，胖胖的身體像要爆裂似地，愉快地但帶着些羞赧地笑着，一個老頭子對他鄰近的人說：

「胡老板又像要討老婆了。」

獻旗完畢，支隊副司令要講演了，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還顯着很年青，十



年來的鬥爭，他打了四百多仗，但神奇地却未曾受過一次傷，他是一個瓦匠出身，本來是一個字也不識的，但現在已能夠寫得很通順的文章，哲學社會學也有了很好的根底。現在他雖然成了支隊的副司令，但仍舊保持着好些習慣，生活很簡單，那只要看他那套灰布軍服和腰間那根小皮帶就可以明白。他每次講話都很明白直率，但在士兵們聽來，却極有閃動力。

「同志們」他拉了拉小皮帶，「你們看見這四面旗了吧！是誰送的？是老百姓送的，他們爲什麼要送旗給我們？要我們打勝仗，是的，同志們，我們一定要打勝仗！仗！仗！」

「有人說我們的武器不好，是的，大部份的同志只有大刀，但日本強盜有大炮，有機關槍，有最新式的武器，同志們，他們手裏的武器馬上就會到我們手裏來，要新式的武器，到敵人那裏去拿。我們是有把握的。」

「我們現在每天只吃紅米飯青菜，現在政府沒有錢，大家只能吃些苦，但馬上

你們要有好吃的東西了，洋麵包，牛奶，罐頭，敵人那裏多得很，只要我們能把他搶過來，而且一定可以搶過來的。」

副司令的話在士兵們心中不是不發現的支票，這在他們是有經驗的，他們躍躍欲試地站着，掛着興奮的微笑。

「同志們，日本強盜穿了牛皮鞋，他們是爬不得山的，但我們，二三十里的一個小嶺，把腰一撐，把腿一拍，」他真的撐了撐腰，拍一下他的大腿。「哈，一口氣就爬了過去！」

「日本兵吃不了苦，他們大部分都是小商人，小職員，在家裏過很舒服的生活，被日本軍閥強迫來作戰的，他們每天要吃很好的東西，睡很好的房子，但同志們，我們吃過一個月草，在雪山上睡過覺，三天不吃飯，還可以打衝鋒！」

「同志們！你們能得餓不得？」

「餓得！」幾千人的聲音一致回答。

「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好，」副司令滿足地笑着。「你們都是很好的游擊戰士，我不知你們那個比那個好，到前線去你們可以來一個殺敵比賽，有誰比誰殺敵殺得多，誰就是一個頂好的戰鬥員！」副司令挺起他的大姆指，就這樣結束了他的演詞。

熱烈的鼓掌聲後，繼起一陣陣的口號。接着便是民衆代表演講，自由演講，在自由演講的時候，忽然附近的山頭傳來一片號聲。

「空襲號！」每個人輕輕地講，但仍立着不動。副司令急速地跑到台前，大聲說：

「同志們！飛機來了，今天誓師大會提早結束，解散！」

隊伍迅速地跑回宿營地，民衆們曾受過防空演習，也都急忙回家，或躲在附近的田野裏，廣場上恢復了兩小時前靜寂的境況。

一忽兒，三架飛機從嘉義村的上空飛過，向長沙方向飛去了。

## 二 行軍到東門

警師大會後第二天，堆滿着二尺深大雪的九嶺山腹上，一個幾千人的行列像一條灰色的長蛇樣蜿蜒着前進，這就是東進殺敵的新四軍一團隊。

深厚的雪被草鞋踏得吱吱地響着，當一只脚踏進雪拔出來後，就留下一個尺把深的洞來，任另一只脚立刻又踏上了這塊地方，雪終於漸漸地被踏平溶化，但却更滑溜了，已有不少人跌了幾個跟斗，要不是前後的人拉得快，怕早已滾到深不可測的山谷裏去了。

雖然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深谷，但有狹隘的山徑上一步步向上爬，却也帶着些危險的喜悅，因此有幾聲輕快地唱起歌來了：

「民族抗戰真正好

抗日軍本領真正妙

備個本領都不差

驅逐日本強盜出中國，

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我們……

「喂！同志！」看着他們那種漫不在手的樣子，幾個有點走乏了的新同志禁不住要問了。「這山還有多高呢？」

「我們已經走了十五里，這山上一共四十五里，到東門還有六十里。」

那個把舌頭伸了一下，

「你還跑得動嗎？」

「哈哈，怎麼會跑不動呢？以前我們每天要跑一百多里山路，還要打上幾仗，同志，你多跑跑就慣了。而且往後也不天天走一百里，這山是非一天跑過不可，這裏沒有一家人家。」

於是那位新同志也加勁往上爬了。



但新同志不久又從前面接到一根竹籤，

「看過了以後，往後面傳！」這句話與竹籤同時由前面一位同志傳達給他，他看了看，竹籤上有字，但不認得，只得再向前面的一位請教。

「同志，這幹什麼？」

「你不認識字嗎？」

「幹莊稼的，一向沒上過學堂，怎麼會識字？」

「但同志，我們一定要識字，這就是行軍識字的方法，這上面三個字是不吊隊，第一個是不，第二個是吊，第三個是隊，你要是一天能認三個，半年以後就可以做牆報了，指導員說這樣就可以提高我們的文化水準哩！」這位義同志很高興，他看他自己已比人別高出了些，雖然他以前也是一個字不識的，但參加了部隊以來，已能寫出很通順的短文，終於那位新同志，一面把竹籤交給後面一個，一面低低地念着「不吊隊」往前進。他已經忘記疲勞了。

「達底……達大……」

「休息！」各分隊隊長喊着，「同志們，拿飯出來吃！」

各人揩了揩頭上的汗珠，頭像蒸籠一樣地冒着氣，身上也全被汗浸透了，挑選一塊雪少一點的山坡坐下來，把掛在屁股上的一包紅米飯拿來一把一把往嘴裏塞，好像在吃着世界上最鮮美的東西一樣有味。

歌聲又前前後後響起來了，那是零亂的但却是自發的，偶然也格雜着幾句花鼓戲：

「前晚上，我要你家來，你又沒家來，

昨天晚上，我要你家來，你又沒家來，

今晚上，我沒要你家來，你又耍來，

你把房門打打開，啊呀呀……」

「老黃！又想到你老婆了嗎？」

「我才不想哪！」黃隊附站了起來，然而他禁不住喊出「啊嚏！」來，他撲了撲背上，衣服像鐵一樣硬。「精糕，冰了！」他擺動一下身子，衣服互相磨擦得咯咯陸陸響。看看別個，也正一樣呢，上山的時候出了一身汗，山頂上空氣特別寒冷，身子一停下來就冰了。但前進總又響了。於是這條咯陸陸的長蛇又在山堆裏舒迴着前進。

當隊伍還在山巔上盤的時候，他們的宣傳隊却早已跑出九嶺向東門的大道上前進了。他們跑進每一家泥房，向房裏的人解釋着：

「老板娘！你們不要怕咯，我們是緝緝第四軍，就是以前咯抗日軍，不拉夫咯，不拿老百姓一點東西咯！」

「哦！你們就是以前的抗日軍嗎？那我們知道咯，你們的隊伍文明咯。」  
聽見是以前的抗日軍，這家裏的老板也以房裏走出來了。

「你們隊伍要來了嗎？」

「隊伍一兩個鐘節後就要來咯。」

「你們開到那裏去呢？」

「我們到浙江安徽去打日本鬼子去的，後面的隊伍走得口乾了，請老板燒一點

水放在路邊好嗎？」

「好囉！好囉！」老板歡喜地答應，叫他的老婆去燒水，一面又問宣傳員，「爲什麼要和日本鬼子打仗呢？」

「不能不打呀，老板，」宣傳員熱心地解釋着「日本鬼子到一個地方，就燒我們的房子，把豬雞莊稼都拿來吃了，老百姓全去砍頭，看見女人就強姦，年紀青的就叫當炮灰，我們不打怎麼辦呢？」

「呵，日本鬼子這樣兇嗎？」老板驚奇起來了。從來沒有人對他講過這些，「聽是也聽到過的咯，說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要捐……要捐糜子公債，還要抽壯丁，壯丁都逃跑啦，」老板嘆息了一聲，又像懊悔似地補上一句，「沒想到日本鬼

子這樣兇格！」

宣傳員別了老板，又跑到前面了，他不能多談，因為他們一定要趕在隊伍的前面，否則老百姓看見大隊隊伍開到定會逃得只剩些老太婆小孩子的。

新四軍到東門了，但大部隊却暫時在鎮外休息，團隊部，政治部和副官處的人員先入鎮以便向地方當局及民衆商借房屋。

東門原駐有保安第十團，他們聽說友軍到了便派一排人在團部門口列隊歡迎。果然，新四軍的人物在轉角口一個個向大衙進來了。

走在最前頭的是副官處，中間是團隊部，後面是政治部，而落在最後的一個是才參加一個月的宣傳員趙同志，他今天因為身體有點發熱，所以跟了政治部一同走，現在又想早點到鎮上來休息，所以一直拖在政治部的後面。

團隊長過去了，副支隊長過去了，政治部便過去了，歡迎的一排友軍毫無動作，但當趙宣傳員走近的時候，排長壯嚴地喊：

「立正！敬禮！」

趙同志愣了一下，向後面一看，後面沒有人；他決定這個敬禮是爲他喊的，於是連忙答禮，最初他稍微有些驚奇，但一看團隊長們沒有掛三角皮帶的灰布軍服，和自己尙未更換的中山裝與漂亮的黑呢大衣，便立刻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但宣傳員只是一個中士呀！

大隊開始進鎮了，在進鎮的路上，每個戰鬥員可以按連地在路上看到宣傳隊爲他們所畫的圖畫和標語：

「對羣衆說話要和氣！」

「借物送還，損壞賠償！」

「不進老百姓的臥房！」

「不亂拉屎！」

「剛差時把臥草捆好送回原處！」



### 三 瘋狂了的慈化民衆

慈化，是江西與湖南接境的一個小鎮，屬於江西管轄之下，他四週被雜亂的小山包圍着，幾條清澈而低淺的小溪在鎮的兩邊永遠淳淳地流着。

慈化的山水是秀麗的，但慈化民衆的生活却並不與這秀麗的山水相附，大部份民衆每天只吃兩餐保羅飯，「保羅飯」這個各字在大城市裏的人是很生疎的，他是米和玉蜀黍粉的一種混合物，偶然試嘗一次兩次或許覺得別有風味，但一年四季經常地吃保羅飯，就知道這並不是怎樣適合於人類的一種食料了。

慈化民衆曾經有過五年真正快樂的生活，那是當他們自己組織起蘇維埃的時候，但自毛澤東和朱德與他們的隊伍退出江西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以後，被遺留在慈化的民衆又回復到往昔慘澹的生活了。

但這一天慈化民衆又像獲得了新的生活力，雖然天氣並不怎麼好，而且還下着

濛濛的細雨，街上的人突然多了起來，有的還挾了一把雨傘，他們是從幾里外的小村子趕來的。

三四個或五六個人聚集在一堆，粗魯的臉上帶着抑止着的歡笑，他們互相低聲地談論着，計較着：

「你說他們今天會不會到呢？」一個問。

「昨天到文市的，今天一定可到這裏。」另一個有把把地回答。小王昨天親身看見的，他還問了他們，他們說今天準到這裏。」

「據說，」一個白鬍鬚的老頭子在旁插進來說，「他們現不叫紅軍了，改了番號，叫新；新！唉，我腦筋真壞，剛才還記得清清楚楚的，新；新什麼軍……」

別個也不再注意他講話。

「但怎麼還不到呢？文市離這裏才五十五里呀，早飯吃過了幾個時辰了。」

「快來了！總要來的。」

來了，真的來了，但第一給民衆覺察到的還是他們的歌聲：

「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

我們需要戰爭，

用戰爭來爭取解放，

用戰爭來爭取生存，

回答侵略者的瘋狂進攻，

高唱戰歌向前衝……」

跟着歌聲在街上出現的，是穿着雜色衣服的宣傳隊，他們是年青的一羣，剛從象牙之塔的學校裏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裏，從他們雜色的服裝——軍裝，中山裝，學生裝，長衣——還可以追蹤到他們的過去，但他們確是有了一個新的靈魂和新的生命，他們肩負着他們一些僅有的行李——小皮箱，小被包，邁着勇敢的步伐，

走着唱着：

蘇化鎮的同胞們！

我們的土地被人搶，

幾千萬同胞遭災殃，

敵人的野心要搶全中國

.....

各位同胞起來吧！

團結一致創造新中華！」

宣傳隊走進鎮上惟一的小學校，也們卸下被包，背囊，立刻被幾百個民衆包圍了。民衆們好奇地察看他們的背囊，雨衣，不斷地讚嘆着。

有人捧着好幾捆乾稻草進來了，這是預備給宣傳隊作臥草用的。

「謝謝你，」一個宣傳員感動地說，「你們真太好了！」

「沒有什麼，我們是一家人，」捧稻草的農民安閒地說，「你們也好呀，你看

，我們可以隨便到你們的房裏，隨便看東西，要是別的軍隊……嚇嚇，那怎麼能夠呢？只要我們在門口望一望，他們就會拿槍來趕我們，走開！走開！」他又天真地笑了。

被感動的宣傳員簡直想和他們每一個都擁抱一下，他第一次才感覺到民衆的偉大和可愛，第一次才具體地領悟到民衆的力量。

民衆與宣傳員們雜亂地談着，最初是些零細無關緊要的問題，但漸漸地接觸到問題的中心。

「你們什麼時候分土地呢？」一個中年農民說了這樣一句話，最初那個被問的宣傳員楞了一下，他想不到他們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但馬上地體會到在這樣偏僻的鄉村裏是沒有人去教育農民們國內新形勢的，於是他緊抓住這個機會，直率地說：

「現在不分土地啦！」他立刻看到這句話在農民們臉上所引起的驚愕和失望，

便接下去說，「老表！現在我們頂重要的事是打日本強盜，不是分土地，譬如說，現在你們分得了土地，但日本強盜一來，便把你們的土地又搶去了，他不但搶你們的土地，而且燒你們的房子，殺你們的家裏人，不把日本強盜趕走，分得的土地也拿不穩的。」農民們漸漸地領悟了，但他們總覺得還不夠似地，抬着頭默聽。

「但單是我們窮人去打日本強盜是打不過的，我們一定要與有錢人合作才行，因為日本強盜非但要殺窮人，而且連有錢的也要殺，所以不論有錢人或是窮人，要是不先打倒日本強盜，誰都活不了。」

「可是不公平呀！」一個農民抓抓他的頭說，「既然是大家打日本，為什麼抽丁的時候只抽我們窮人呢？我們只有幾畝田，就要買救國公債，體財主家田地有五百多，他是鑽長哇，可是他一個白板都沒有捐！」他的話引起了很多農民的憤恨，他們也開始勞勞叨叨地訴起苦來。

「老表們，這的確是不公平的，但這只是地方上不好，現在政府裏也曉得這是



不公平的，馬上就要把貪官污吏除掉，只要我們把日本強盜趕掉，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那時要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每個種田的人都自己有田地，還不是跟分土地一樣嗎？所以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事是跟日本強盜拚命，打跑了日本，什麼都有啦，要是不打呢，那就田地，房屋，牛羊都要被搶走，日本強盜在山西就是這樣一汽車一汽車地搶老百姓的東西，那時連性命都保不住啦！」

「海！隊伍來了！隊伍來了！」有誰從大門口這樣喊進來，於是門內的人都像潮水一樣擁了出去，但小小的街道兩旁早已擁滿了人，從人築成的壕溝裏，背着大刀和步槍的戰鬥員輕快地走着，他們的臉上掛着興奮的微笑。

爆竹劈拍地響了，但比爆竹更響的是從兩旁民衆堆裏高呼出的口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歡迎東進殺敵的新四軍！」

「國共兩黨合作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民衆們瘋狂似地高呼口號，但隔雜在民衆裏面的宣傳員們却反而默默地不作一聲，在爆竹的餘烟裏，人們可以看出他們的眼睛已經潮濕，不知是爲了烟的緣故還是爲了別的，他們只覺得羞愧，緊張，感激，熱烈等等情緒像窒息似地充塞在他們心頭，他們被羣衆的熱情激動得太強烈了。

隊伍按着用粉筆寫在門板上的番號駐到民衆們的家裏去了，他們立刻在那裏受到親切的招待，被駐着隊伍的民衆家裡立刻忙碌了起來，全家的人自動地爲他們搬臥草，搭舖位，燒開水，可是他們阻止了他。

「老板！讓我們自己來，我們住在你們家裏，已經太打攪了，那裏……」

「那裏，那裏，」老百姓打斷了了他們的歉詞，誠懇地笑着，「我們接也接你們不來呀！你們辛苦了呀！」憐惜似地說出後面一句話，又忙碌地爲他們工作了。

一會兒，他們像一家人似地圍在火盆旁邊歡樂地閒談了。

留在街上的民衆並沒有回家去，他們熱烈地談論着，然後在駐有隊伍的門口圍着看，被招待進去談話了。

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拉着一個宣傳員問：

「呢！你們現在還要人嗎？」

「當然我們歡迎新同志來參加我們的 伍。」

那孩子指了指他自己。

「我可不可以呢？」

宣傳員仔細地看了那孩子一下，他看到那孩子圓圓的臉上，一雙灼灼的眼睛正熱切地注視着他。

「小同志，」宣傳員溫和地用手撫着孩子的頭，微微有點躊躇。「但是你年紀還太小呵！」

「呀！」那孩子失望地說，眼睛的光芒變成暗淡了，「你們不要我嗎？」

「不是的，同志！」宣傳員更溫和地說，「我們十分歡迎新同志來參加我們的伍，但是，我說你年紀還太小，而我們的生活是很苦的，我們每天要跑六七十里路……」

「可是他也不是很小嗎？」失望的孩子指着站在旁邊的公務員老幹部說，「他不也是每天跑六七十里路嗎？我爲什麼不可以呢？」

「可是你的爹爹媽媽答應你來嗎？」

「我沒有爹爹媽媽，他們早死了！」

宣傳員突然把孩子擁抱在懷裏，二顆晶絲的淚珠從眼眶裏滾到臉頰上：

「小同志！我們歡迎你加入，要是全中國的兒童都像你一樣，我們還怕什麼日本強盜呢！」

第二天第四軍離開蘇化的時候，在隊伍中間多了幾十個穿雜色衣褲的農民，他

與站在兩旁的當地民衆熟悉地打着招呼，歡快地說着：

「去了，去了！」

他們是新兵連。

## 四 爭取老百姓回家

新四軍到坑西了。但出於他們意料之外，這小小的村莊竟像死一樣地沉寂，差不多每一家房屋的板門都緊緊地關閉着，例外的只是幾家這村中僅有的小雜貨舖，但也只是開着一扇板門，要只是從門外走過，誰都不能辨明他這是一家店舖。

兵士們企圖叫開關閉着的板門，他們從門縫裏向裏面高聲地說：

「老表！請把門打開，我們是新四軍，我們是從湖南開來的，開到前線去打日本鬼子的，今天已經晚了，我們要借你們的房屋住一下，請你們把門打開！」

但是裏面絲毫沒有動靜，兵士們再高聲地向他們解釋：

「老表！我們是新四軍，我們不會拿你們一點東西，我們的紀律是很好的，我們只要借一借你們的房子住，請你們把門打開，老表，請你們把門打開！」

但是板門依舊關得緊緊地，側着耳朵在門上聽聽，裏面是靜靜的好像這個屋子



裏有幾年沒有人住了的樣子，士兵們只能悵喪地離開了。

各隊只能暫時在道路旁休息，但不久就接到政治部一個通知：

同志！

坑西的民衆害怕我們，把門都關了起來，這不是民衆的錯誤，各隊應當立刻照下面的幾項執行。

- 一．請當地的保甲長和遇到的民衆叫開各家閉住的屋門，切勿有粗暴的行動。
- 二．進屋後即向民衆解釋，特別着重我們的紀律，忠實執行八項注意。
- 三．每大隊派政治戰士兩名，到附近的山裏勸壯丁回家。

同志們，忠實執行上項任務，我們要爭取老百姓回家！  
政治部。

一個小學教員熱心地答應幫助叫門，當他聽了士兵所說關於這裏民衆的態度後，就慨嘆地說：

「這裏有三年沒有見過兵了，三年以前，曾經有隊伍在這裏經過，但他們把雞

和豬都殺來吃了，借着吃飯的碗往乾糧袋裏一放，饒往綁腿上一插，這還不能算，到了晚上，他門到老板娘的房裏去睡覺！」

士兵們告訴他現在的軍隊不同了，現在要打日本強盜，軍隊的紀律都漸漸改善，沒有這種行爲了。

「現在是好了，」小學教員表示贊同，「但他們所受的影響太深了，現在一看到兵，就怕得連忙躲起來，年紀輕一點的男人都逃到山上去了，他們怕拉夫。」

這時已走到一家人家的門前了，小學教員用江西土話向門內叫：

「德標！德標！開開門！」

「那個？」裏面一個女人的聲音回答。

「是我，是永昌，德標嫂，開開門！」

門開了，但開門的並不是德標嫂，却時德標嫂的婆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當她看到永達先生的旁邊還有一個穿灰色軍衣的兵士時，想再把門關住，但那個

兵士已同她纏談起來了。

「老太太，你們的老板呢？」

「出去了。」一個簡單枯燥的回答。

「老太太，我們是新四軍，是從湖南開來去打日本強盜的，我們今天晚上沒有地方睡。借你們的屋子睡一睡那不好？」

「沒有地方呀！而且我們男人家都已出去了，家裏還有年輕姑娘們哪！」

「老太太，不要緊的，我們不會欺侮你們的，我們不亂拿你們一針一線的，而且我們只睡在堂屋上，不進你們的臥房。」

「我們也沒有臥草。」

「臥草我們自己去想辦法，老太太，你不要怕，我們決不拿你們一點東西，要是我們拿了你們一點東西，你告訴我們的官長，馬上就把那拿東西的人殺頭！」

老太太再沒有別的話可以回絕了，她只能半信半疑地讓兵士們住在自己家裏，

自己却把房門關了與媳婦孫兒女們悶在房裏不敢到外面來。

但漸漸地她覺察到她所看到的與她二年前的經驗有些不同，那些兵士們並沒有大鬧小叫，也沒有亂搯東西，於是她到房門外來看一遍，這時那些兵士們已吃過飯了，鍋子洗得很乾淨，碗也一只沒有少，燒的柴是他們自己買的，並沒有用她堆着的柴，到豬棚裏看看，幾頭小豬正鑽在母猪身上吃奶，一只也沒有少。

「他們倒是很規矩的，」她啣啣地對自己說，「他們或許不是兵。」

爲了給民衆對於抗戰軍隊的一個正確認識，團隊部當天晚下了一個命令，第二天在坑西休息一天，爭取老百姓回家，以達到軍民一致的口號。

第二天早晨，民衆與軍隊間的隔核已完全消除了，逃避在山裏和其他村莊裏的壯丁都一個個地溜了回家，與駐在家裏的士兵放心地閒談着。

下午，晴朗的陽光面射到每個人的身上，使人感覺到殘冬好像已經過去，感到有一點春的氣息了。這個小小的坑西村似乎已被這暖和的陽光所喚醒，和昨天的

冷落景像對比起來，好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村莊。

祠堂前的空場上已搭起一個小小的戲台，戲還沒有開始，鑼鼓却敲得熱鬧非凡，台下混雜地擠滿了兵士和民衆，團隊長和政治主任也擠在看戲的羣衆裏站着，他們並有被任何人注意，因為完全與士兵一樣地穿着灰布軍衣，繫了根小皮帶，除了自己的隊伍外，民衆是再也辨別不出來的，至於本隊的士兵。在這種場合，他們與官長是在同樣地位的，誰都不會特別去注意誰。

台上四週都被黑幔圍着，正中的黑幔上，繡着幾個斗大的白字：

「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在這橫排的八個字下面，繡着幾個較小的白字：「新四軍第一團隊宣傳隊」

這繡着白字的幕布終於在鑼笛聲中拉開了，舞台上正有一批戰士在英勇地作戰，民衆幫助軍隊在築工事，抬傷兵，這是蘆溝橋第三幕。

「他們在幹啥子呢？」一個老頭子向旁邊的軍士問。

「這是和日本強盜打仗呀！」

「這個我知道，我說是那個老頭子和小孩子在幹啥子呢？」

「他們在幫助軍隊打仗，軍隊沒有老百姓幫忙是打不了勝仗的。」

「哦！哦！」老頭子點着頭，但他的臉色已漸漸地嚴重，不如剛才那樣安閒了。顯然的，忿怒的火燄已在他的心底裏燃燒了起來。

戲劇閉幕後，團隊長跳到台上去演說：

「同志們，同胞們，你們剛才已經看到那幕戲了，對的，我們要打勝仗，只有軍民合作才可能，同胞們，你們不要怕我們，我們戴着這頂帽子，」他把帽子從頭上取下來，向台下揮動，「我們戴着這頂帽，就是一個軍人，脫掉這頂帽子，還不是個老百姓，我們從前也是當老百姓的，現在當了軍人，難道就可以忘記老百姓的痛苦了嗎，不，不是的，我們吃了老百姓的飯，就要替老百姓打仗，老百姓就是我們的主人。」

「但是，我們中國是一個弱國，軍隊軍隊打仗是打不過日本強盜的。我們要打勝仗，就要老百姓與軍隊一同去打，……」

「他講得很對！」老頭子點頭讚嘆似地說，「這個軍隊真好，要是個個軍隊都像這樣，老百姓怎麼會怕軍隊呢？」

演戲的第二天早晨，駐在民衆家裏的隊伍又要開拔了，他們向房主告別，所得到的回答是一句依依不捨的問詞：

「你們不再留一天嗎？哦，你們真太好了，我們沒有見過你們這樣文明的軍隊。」

## 五 第一次登上火車

「趙同志，你坐過火車嗎？」公務員老幹部問趙宣傳員。

「火車嗎？我坐過幾十次了。」

「那麼火車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你看到這個小房子了吧！」趙宣傳員指着路旁的一所小泥房，「火車就像幾十個這種小泥房，接連在一起，前面有一個火車頭，小房子下面都有車輪，火車就是這樣。」

「火車怎麼走的呢？」老幹部好奇地問，他雖然是一個老幹部，雖然在紅軍裏幹過三四年，而且從來沒有掉過隊，但他究竟還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常識究還貧乏，但即使不是孩子，他們十年來都在湘鄂贛邊區的山村裏革命，對於城市裏的常識一般都是很貧乏的，不要說火車，就連黃包車見過的人怕也不及十分之一哩。



「火車走起來是這樣的，」趙宣傳員學着日出中白傻子的腔調叫：「噫——噫——切錯哭錯，切錯哭錯，切錯哭錯……」他愈叫愈快了，簡直有點透不過氣來。

「你騙人哪，火車會這樣叫嗎？」老幹部不信任地對他裝了個鬼臉。

「你不信也好，停會兒到了萍鄉你就看見了。」

老幹部雖然對他的話並不十分相信，但他的脚步却加速了起來，他實在想早一點點看火車究竟是怎樣一個怪物。

但老幹部的希望並沒有他預期的那樣來得快，隊伍到達萍鄉時已經下午六點多了，火車是軍部早接洽好的，定第二天清晨就帶着隊伍專開玉山——江西和浙江接壤的一個縣城，因此隊伍就在城外村莊上留宿一晚。

當隊伍駐定時，老幹部向隊長提出了一個要求：

「隊長，我可以請一小時假嗎？我要去看看火車。」

「怎麼，同志，」隊長給他的要求摸不着頭腦了，「你是要請假去看火車？」老幹部點點頭，但這隊長更不明白了，他沒有了解這孩子的心緒。

「同志，明天我們就會搭火車的，你看，現在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房屋附近的地並沒有掃乾淨。」

老幹部懊喪地拿起掃帚來不起勁地掃着，他突然聽到「噫——噫——」兩聲怪叫，他立刻拋下掃帚到屋子裏去。

「趙同志，趙同志，這是火車叫嗎？」

「是的。」趙同志不關心地回答，老幹部覺得今天什麼都有點別扭。

「他們都不要看火車。」他自己對自己談，拿起掃帚使勁地掃起來。

第二天，當火車從遠遠的拐角開向站裏來的時團，老幹部真快樂得跳了起來，他拉着趙宣傳員的手蹦跳着。

「真的，趙同志，火車真的這樣走的，哈哈，噫——噫——切錯哭錯，切錯哭

錯……」

「當心，當心，」趙同志止住了他，「不要高興得摔下去，摔下去就沒有機會打日本鬼子了。」

火車慢慢地開動了，漸漸地增加速度，在廣闊的原野裡飛馳着，兩旁的樹木成排地向後倒下去，田野慢慢地在旋轉着，車廂裏的一羣完全被這些新奇的感覺所誘惑住了，他們緊緊地扳住鐵蓬車的門邊，向外面看着。

「哈，這車跑得真快呀，一點鐘可以跑一二百里吧！」

「哈哈，真像騰雲一樣的。」

雖然在每一節車廂裏都有人這樣地讚嘆，但其中叫得最起勁的，無疑義的大概要算老幹部了吧，他自一上車以來，就興奮地不斷地叫着：

「噓——噓——切錯哭錯，切錯哭錯，切……」

半小時後，興奮的情緒漸漸平息了，有的車廂裏在開爲了行軍而担擱了的救亡

室會議，全車廂的人都圍坐在車的中間高聲地討論着「目前抗戰形勢和我軍的任務。」他們近乎嘶叫似地講着，因為不是這麼講，便不能使全車廂的人聽見，有幾個車裏在練習唱歌，雄壯的歌聲從車廂裏飄揚出來，但急速地被隆隆的車聲吞沒了，這咯隆咯隆的車聲雖然響，他雖然像大砲和炸彈以地頑固地叫着，但另一種聲音終於壓倒了它，那是從幾個車廂裏喊出來的雄壯的口號。

「求和達希對克來！」（日語繳槍）

「開米和可羅殺那意！」（日語不殺你）

「熱烘火里和窩猶太意蘇魯！」（日語優待日本俘虜）

火車不息地奔跑着，當夜的黑幕披到大地，一切都由明朗而灰暗，由灰暗而變成烏黑的時候，車廂裏的戰士都沉沉地倚靠着車的鐵板睡着了，大地也像睡着了，一樣靜靜地躺着，在整個地面上，好像只有這火車才是惟一的生物，他頑強不曲地在黑暗中奔跑着，偶而喊出一兩聲孤獨的吼聲來，負有重大的使命，他這麼孤獨而

勇敢地行進着。

## 六 從杭州逃難來的戲班子

從玉山下車後，第一團隊又恢復了他們徒步行軍的生活，三四天後到達了潭頭，那裏他們與第二團隊匯合起來，從二千人的隊伍，匯合成一個四千人的鐵的洪流，五六里長的行列，向着抗戰的最前線一步步推進。

新四軍到達球川鎮了，五六個一羣一羣的民衆各圍着一個宣傳員談話，他們在聽他講敵軍的殘暴和軍民合作的道理。

「下午三點鐘，」宣傳員在講完以後，轉換成一種邀請的口氣，「請你們來看戲，看打倒日本鬼子的戲。」

「今天恐怕不做戲了吧！」一個青年農民用猜測的口氣在旁邊說，那個宣傳員被他的話愣住了，他沒有想到他們自己的行動會由一個毫無牽連的農民來否定，他用驚奇的眼看着那個農民，因憾地摸着後腦，好一會，才問：

「你怎麼知道呢？」

「你們來了，他們就不敢做戲了，」青年農民平靜地回答。這回宣傳員却立刻懂得了，他明白他們都聽錯了話。

「這裏本來有人在演戲嗎？」

「演了十幾天了，」青年農民好像有點不耐煩似地，他覺得這是人人應該知道的事情，「但今天恐怕不會演了，他們怕你們。」

「他們演什麼戲？」宣傳員問那個正轉身要去吃飯的農民，「他們是什麼劇團？」

「他們是從杭州逃來的，唱京戲。」

宣傳隊員回到隊裏，經過一個短時間的討論後，他們決定作一次到杭州班子的訪問。

杭州逃難來的戲班子就宿在關帝廟戲台的後部，當宣傳隊到那裏的時候，正在

吃飯，他們看見這麼多的「高級長官」——新四軍的官兵是一致的，上自司令員下至火夫公務員都穿一律的服裝，受一律的待遇，宣傳隊大部份是從各大中學新參加的同志，因為軍服一時沒有錢做，他們還穿着原來的學生裝、西裝，長衣，因此每每容易被人認為高級長官，而實際上他們大部份都是中士階級——來到他們住的地方，連忙丟下碗筷，起來招待，他們之中大部份覺得今天是兇多吉少了。

「你們那一位是領班先生？」一個宣傳員隨便地問。

「官長們請坐。」一個矮小的半老頭子恭謹地走到他們面前，本來有點彎曲的背脊因為微恭着身子，更顯得彎曲了，但當他說完了這句話後立刻覺察到狹隘的後台本來並沒有可坐的地方，瘦削而蒼白的臉急得像猪肝似地漲紅起來，於是把化裝箱上的什物挪開，用袖子揩了揩，「小地方，請官長在行頭箱上坐坐吧！我就是領班的。」

「聽說你們是從抗州來的。」



「是的，是的，我們是從杭州逃難來的，」領班的覺得這是一個最好替自己辯解的機會，「我們也知道現在國難時期，實在不應當……克亨，克亨，但是不做戲，大家就要餓死，所以，所以，在這裏唱幾天太平戲，克亨，克亨，」

「不要怕，」宣傳員們知道這可憐的老頭子顯然地誤會了他們的來意了，「我們不會作難你們的，我們是新四軍的宣傳隊，來與你們隨便談談的。」

領班的態度突然活潑了起來，他無窮慨嘆地敘他們的經過。

「我們本來是在杭州大世界裏唱戲的，後來杭州一天一天危急，我們想再不逃就要做亡國奴，東洋鬼子又是不講理性的，恐怕性命都要保不住，於是就担着行頭箱逃了出來，但逃來逃去，幾個盤費不上半個月就吃得精光，又因國難時期，政府裏不准唱戲，這個地方離縣政府還遠，鎮上幾家商家湊幾個錢叫我們唱幾天太平戲，不然到現在真怕要餓死了。」

「那你們現在的生活怎樣呢？」

「現在的生活也談不到，住呢，就在這戲台上住住，唱一天戲五塊錢，現在我們也知道我們沒有辦法，價錢抑得非常低，我們也不得不唱，五塊錢一天，官長們想想看，十幾個人吃飯，那裏還談得到什麼生活呢？現在我們這裏也不分什麼領班的，抱龍套的，大家混一口飯吃吃就是了。」

「以後怎樣呢？」

「以後有什麼地方要我們去唱我們就去唱，過一天算一天，那能算得定規呢？」

「現在前方很需要人，你們爲什麼不參加隊伍呢？」

「要是沒有女人小孩子，我們早就參加軍隊了，也去跟日本鬼子拚一拚，但現在老的少的，那裏能隨便撤下。」這一些談話引起了似班的愁悶，眉頭緊緊地結住在一起，瘦削的臉又回復到蒼白色。

「你們在這裡演了幾天了？」

「有六天了吧，讓我來算算看，」於是領班的掄起他細小像竹節似的手指，一個個屈着數起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有五天了。」

「今天你們演不演？」

「今天，」領班的臉上又朦上一層困懣，「過去有隊伍過境的時候，我們總是自動不唱戲，因為恐怕他們打官話，我們就沒有話好講了，今天，今天要是你們貴軍……」

「我們來合演吧！」這句平淡的話把領班的吃了一驚，他好像不會理解似地望着那個講話的宣傳員。

「我們演一幕，你們演一幕，」宣傳員向他解釋，「這樣我們可以起宣傳的作用，而也不妨礙你們的生計。」

「好極，好極，」瘦削的臉上浮起一個喜悅而感激的笑，「那好極了。」

宣傳員們臨走的時候又向他們建議：

「本來舊戲也是很好的宣傳工具，只要能把舊戲加入新的內容，我們那裏有幾篇新改編的舊劇本，停一會兒我們拿來送給你們，你們將來可以排了試試看。」

下午三點鐘，新舊合演的戲劇開始了，戲班子的演員們忙碌地爲宣傳隊預備化裝衣服洗臉水，他們很快地混熟成一家人了。

當宣傳隊演完第一幕放下你的鞭子退入後台的時候，領隊的不斷地對他們的演技表示讚美。

「你們演得真好，」他對演老頭子的宣傳隊長說，「表情表得好，那就是我們老唱戲的也做不到那種功夫，你以前也唱過戲嗎？」

「不，我沒有唱過戲，」宣傳隊長知道他沒有明白舊戲與話劇的區別，「不過我在學校裏的時候加入過劇團，你們下一幕演什麼戲呢？」

「下一幕唱打嚴嵩，嚴嵩是奸臣，也就是打漢奸的意思。」領班的挑選這幕戲倒是煞費苦心的。

在一個濕冷多霧的清晨，新四軍離開球川鎮又踏上征途，在出鎮的路旁，他們看見杭州戲班子全體十多個人，站在路旁的坟堆上歡送，他們執着小旗子和鞭砲，每個人的臉上浮着惜別的歡笑，領班的點着他那瘦小的額顛，對每一個走過的戰士招呼着：

「旗開得勝，旗開得勝！」

他們期待宣傳隊到來，但這時宣傳隊却早已走到十里外去了，看着後衛的最後一人被乳白色的霧吞沒後，他們還在清冷的大霧裏立了十幾分鐘，然後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向關帝廟的路上走，揉着困倦的睡眼，在他們的手裏還拿着一小串預備歡送宣傳隊的爆竹。

## 七 北伐以來所未有的軍民聯歡大會

華埠是浙江距江西不遠的一個大鎮，雖然只是一個鎮，但因為位置的適宜，水陸交通都很方便，所以市面却比縣城還要熱鬧，戰事的影響，對於這個市鎮却並不大，除了軍隊××師，××師來時鎮上的壯丁曾經逃避過幾次外，一切都還照舊。

這一天，華埠鎮上到處傳說着又要有軍隊到鎮上來了。

「老二，我們還是去躲一躲吧，聽說又有軍隊要上鎮了。」

「什麼軍隊你知道嗎？」

「聽說有四五千人的呢，我看還是躲一躲的好，你看福生前次被拉去當挑夫，至今一個多月了，本來說只挑一天的，現在却連個鬼影子都不見，他老婆鬧得幾次要

卜吊跳井。」

「不過也要問一問是什麼軍隊，譬如要像××師那樣，那也可以不必多跑一跑了。」

這樣的談話是在華浦鎮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的，但立刻他們知道這種疑懼是不必要的，因為從軍隊駐過的地方有了人來，說那個軍隊的規矩是很好的，不拉夫也不擾老百姓，後來他們又知道來的是新四軍，是過去的紅軍，可是大部份民衆不相信是新四軍，他們相信來的一定是八路軍，據他們的理論來推測，八路軍是紅軍，而紅軍一定也就是八路軍，於是互相呼喚着：

「來！來！去看八路軍去，」全鎮的人都擁塞到大街上來了，老的，少的，女的，男的，嘈雜而熱烈地期待着「八路軍。」

在嘈雜的人聲中，新四軍靜靜地到了華浦，他們實在並非如理想中那樣的威風，灰布軍衣的隊伍裏偶而隔離着幾個穿老百姓衣服的戰士，大部份都只背着一把大刀，也有一部份背着長短的步槍，其中有不少十五六歲的少年戰士，他們穿着寬大

的軍衣，也背着大刀，像大人一樣地走着。

「怎麼他們連長槍都不能一個人一枝呢？」

「怎麼他們的官長都沒有武裝帶呢？」

「怎麼一共只有三匹馬呢？」

在民衆中間互相懷疑而驚奇地私語着。

「你們是八路軍嗎？」走在隊伍最後面的小公務員被人扯着衣袖問。

「我們是新四軍，」小公務員張大了眼睛回答，「我們不是八路軍。」

「我聽說，」問的人有點胆却似地，「我聽說你們是以前的紅軍。」

「是的，我們是以前南方的紅軍，八路軍是以前北方的紅軍。」說完以後，他

就加快步伐追上前面的部隊去了。

新四軍到華浦的第二天下午，平日清冷得白天可以出鬼的天后宮，突然熱鬧起來，大殿裡，走廊上，天井裏，總之，在每一個角落，都擠滿了人，軍隊和民衆混



雜地站着，談着，熱鬧的空氣簡直要把古老的天后宮擠破了。數十雙灼灼的眼睛都向戲台上望着，那戲台，平日是乞丐們的免費宿舍，現在却被五顏六色的漫畫點綴得忽然闊了起來，在台的正面，「華浦鎮軍民聯歡大會」的橫條吸引着每一個人的眼光。

軍民聯歡會在焦切的期待和莊嚴的國歌聲中開始了，羅縣長特從四十里外的縣城裏趕來參加這個盛會，這表示了國內團結的加緊，粉碎了漢奸離間的陰謀。

羅縣長，支隊司令員都有一個簡短的演講，雖然民衆們對於演講並不感到多大興趣，但他們對於這兩個難得見到的人本身却有很大的關切，他們注意到這兩個人的衣服，身材，面孔，和每一個舉動，細心地想體會出他們所以成爲「大人」的理由，以便將來像神話似地去向人誇說。

在演說後，有華浦小學小學生的跳舞和新四軍宣傳隊的話劇，這兩者，觀衆是極其爲之興奮的，看到難民流離傾沛的苦況，他們是深深的感動了，當賣藝演爲着

生計所迫而鞭打他的女兒時，台下像颶風所捲動的浪花般一致呼喊出：「不要打！」的喊聲。

在這劇的尾部，當被饑餓逼迫得瘋狂的老漢爲青年工人所勸醒，而含着晶瑩的眼淚說：

「天哪！我瘋了嗎，我爲什麼要用自己的手打我親生的孩子，先生，你說得對，迫着我們從瀋陽逃到北平，從北平逃到上海，又從上海逃到這華浦的，迫着我們沒有飯吃，迫着我用自己的手打我親生的孩子的，都是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

婦人和老頭子都摸出手帕來拭着眼睛，而年青的却呼出了震天的怒吼：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幾條在廟門口打轉的野狗，爲這震天的吼聲所驚嚇，掉過頭，狼狽地向外面逃走了。

接着演的是一幕失守後的太原，觀衆咬牙切齒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日本強盜當

欄坐，做狗叫，憤怒的心焰在他們心底裡燒了起來，最後，當被壓迫的民衆起來反抗，打死日本兵，抓住了爲虎作倀的漢奸，舞台下的觀衆要不要殺的時候，台下的反響是足以嚇破漢奸的肝胆的。

「殺！殺！」

「打殺漢奸！」

「打死他！打死他！」

大會本來在這會兒結束了，但激動的觀衆却不肯散去，他們熱烈地要求着，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已經是黃昏了，他們終於唱了一個打殺漢奸歌來回答羣衆的熱情。

「北伐以後，我沒有見過這樣熱烈的羣衆大會，」一個小學教員在歸途上對他的同伴說。

那次以後，在劇中扮演日本兵的主同志每到街上，遠遠地便被人指着說：

「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來了！」

雖然那祇是玩笑式的，但他不敢再多到街上去了。

## 八 他們在懺悔

初春天氣，却下起大雪來，雪比冬天的更大更密，一夜以後，開化縣整個的縣城，完全被銀一般的雪所掩蓋了。

冒着嚴寒，在這清冷的早晨，二十幾雙腳跡，印在尺把深的雪地上，向縣政府的方向拖延過去，接着在縣政府溫暖的會客室裏出現了。他們是新四軍第一支隊的宣傳隊。

一個穿着漂亮的栗色西裝的青年出來招待他們，他是孫先生，縣政府的交際員。孫先生請他們在融融的炭盆邊坐下，接着便有男僕送來熱騰騰的綠茶，寒暄以後，大家便自由地談起來，從抽丁，抗敵後援會，轉到囚犯身上。

「貴縣有牢獄嗎？」

「這裏有一個拘留所。」

「裏面有多少犯人？」

「二百多一點。」

「大部份是什麼犯人？」

「欠租欠稅的最多，此外就要算小偷和強盜了，

一個宣傳員竟對牢獄發生興趣了，他從來沒有見過牢獄，好奇地想去看一着，

於是他要求說：

「我們可以到牢獄裏去參觀一下嗎？」善於談話的孫交際員被這句話問得一時

不能回答，他躊躇地說：

「這個，這個我不能作主，讓我去問問監獄長。」

「那麼麻煩孫先生了。」

一刻鐘後，孫交際員又回到會客室。

「監獄長答應你們去參觀，但他有一個條件。」孫交際員停住不往下說了。

「什麼條件呢？」

「他請你們在裏面不要宣傳。」

「可以，可以。」

在到拘留所去的路上，宣傳員與孫交際員又談起來。

「你們牢獄裏對囚犯有什麼教育工作嗎？」

「沒，沒有什麼，」孫交際員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只有一點消極的教育。」

「消極的教育是什麼呢？」

「叫他們懺悔懺悔，」孫交際員忸怩地說，「每天早晨有二小時的懺悔。」

他們已經到拘留所門口了，談話便不得不中止。

牢獄門上的鐵鎖沉重地打開了，走進門，有一股新洒的臭藥水的味道衝進鼻腔，與另外一股不知名的臭氣混和着，有幾個宣傳員的喉嚨裏已經歐歐地響起來，孫交際員用一塊洒着香水的手帕掩住鼻子。

走到一條長而昏暗的走廊盡頭時，何同志悄悄地對王同志說：

「怎麼牢獄裏有和尚呀！」

「和尚在那裏？」王同志前後張望着，他給他問得莫名其妙，「沒有。」

「你不聽得念經的聲音嗎？」果然，王同志也聽到了，不但是王同志，大家都聽到了，但念經的不是和尚。

在—列低而矮的囚房內，裏面正居住着二百多個失去了自由的幽靈，他們正在裝有鐵條的洞窗裏「懺悔」着，幾個執了粗大教鞭的教師正達着大步往來督促，看他們是否努力學習，這些教師便是獄卒。

昏暗的囚房，打着寒噤的囚徒。加上吶吶的誦經聲，比起有仙女仙桃的大堂來，簡直是在跟可憐的囚徒鬥玩笑，在這裏生活着的生靈們，對於拿來恐嚇愚人的地獄，大概是不會怎樣恐懼的吧！

從牢獄裏走到縣政府外面，看見廣闊的天空，銀一樣的雪地，彷彿走進了另一



個世界，宣傳員們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敲敲被窒息了許久的胸部，歡快地跳躍起來了，但一個沉重的陰影立刻又襲上他們的心頭。

「這樣的教育制度，我是反對的，」一個宣傳員抑鬱地說，「囚徒們能夠得到些什麼呢？他們真正是在懺悔嗎？這能把他們從惡劣的習性裏提升出來嗎？這能使一個壞人轉變成一個好人嗎？」

「他們並不是壞人，我不相信他們是壞人，」另一個宣傳員糾正他的錯誤，「他們之中大部份是爲生計所迫的農民，他們只因繳不出租稅，便被抓到這裏來了，所以，我說，真正壞人並不是他們。」

「這裏離前線只有二百多里，」又有一個宣傳員發表意見，「要是軍事一緊急，這些囚犯便要被釋放了。但釋放以後，他們能做些什麼呢？他們已失去了生活的依憑，不做盜匪，便是逃到後方做難民，要是被敵人利用做漢奸，那對抗戰的前途又增加了不少困難。」

「所以，我主張給他們一點軍事訓練，願意參加戰爭的，便可以編做補充軍，分發到各部隊或游擊隊裏去，前方現在正需要人，而且這種辦法各國早就有過的了。」

每一個人都有意見提出來，他們是太興奮了，回到隊部，經過冷靜的考慮後，他們決定用書面作一個積極的建議，給縣政府作一個參考。

縣政府有一封公函給支隊部，說是有二十三個政治犯要支隊部去保釋出來；當天下午，那些政治犯便恢復了自由，受了同志們熱烈的慰問，看到國內團結的新姿態，他們陰沉的臉上立刻塗上了一層光彩，歡快的微笑在他們臉上很久很久沒有消失。

「我們可以參加這個部隊工作嗎？」他們向支隊長請求。

「不，同志們，你們的身體太壞了，你們需要一個好好的休息，」支隊司令員用最柔和的聲音回答他們，「是的，當你們身體復原了以後，我很歡迎你們到這裏

來工作。」

第二天，這些新同志已經剪短了頭髮，括光了鬍子，穿上新軍衣了，只有他們的臉依舊是那麼尖削，眼睛旁邊的灰色圈依舊還沒有退去。

不久，這些新同志被送到後方留守處去休養了，一個新的生活在遙遠的地方期待着他們。

## 九 我要去當兵

在球川鎮到開化的行軍途中，曾經有三四個青年農民跟着隊伍一起走，後便參加了第一大隊了。在這三四個青年農民之間，有一個看勢大概只有十六七歲的小學畢業生，現在胸脯上佩着一個文書中士的符號，也學着大人一樣地吸起黃煙來了。

「同志，」一個傳令員走進教導員的房間裏來對他說，「你的母親來找你來了。」

「什麼，我的母親來了！」文書中士丟了黃煙筒從椅子裏跳了起來，「她怎麼會來呢？同志，你對她說我沒有在這裏。」

「真是他母親來了嗎？」教導員把埋在紙堆裏的頭抬起來。

「真是他的母親，她說的名字一點也不差，她說她找了他三天了，那女人焦急

得不得了，她說她就只有一個兒子。」

「你去把她請進來吧！」聽說是他的母親要進來，那少年顯得異常的困憊，他在夾小的房間裏打着轉，走到門口，剛要想躲避出去，但教導員止住了他。

「你不要走，你母親就要來了。」

「我不想見她，她會把我拖回家裏去的，我不願意回家。」

「你不是說你家裏答應你到這裏來的嗎？」教導員吃驚地問，因為當那少年剛要求參加隊伍的時候，他說他是得到了家庭的允許的。

「我自己要來的，要是我與他們商量，他們就會把我關起來。」

教導員也微微有點困憊地站起來，他已經看到一個中年婦人踏進房裏來了。她穿着普通農家婦人的裝束，頭髮有點蓬鬆，憔悴的臉顯着蒼白色，精神微微有點失常，她一跨進房門，就滔滔不絕地向着教導員訴說：

「我就是這麼一個兒子呀，營長，我是要靠他過活的呀！營長，你做做好事，

讓我把他領回去……」她的頭四面轉動着，立刻看到背面屋角站着的兒子，於是她走過去把他的身體翻過來，把手指直伸到他的鼻尖上去。

「你這沒有良心的畜生，我養你到這麼大，你一點也沒有良心，你說，你叫我靠什麼人。」

被責罵的兒子陷在極度的困境裏了，他的兩只手使勁地互握着，眼睛釘着地面。

「我不回去，」他低聲而堅決地回答，「你還有哥哥。」

「你這沒有良心的畜生，你說什麼，」像被人指破了什麼私事似地，那中年婦人的蒼白的臉上漲滿了血色，她連續地又對他的兒子責罵着。但當憤怒的心情發泄完以後，母愛的天性回復到這善良的婦人身上，她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似地，卑屈地向她的兒子懇求「緒榮！你跟我回去，我尋了你三天了，你要是到隊伍裏，我就永遠不能再看到你了，你是我的親骨肉，你跟我回去。」

但那個少年人却出乎意外的頑強。

「我不回去，我在這裏很好。」

失望的母親於是又轉到教導員面前。

「營長，你做做好事，叫他回去，你是做大官的，你做做好事，叫他回去。」

「老太太，你坐一坐，」教導員授給她一杯茶，他覺得她太興奮了，「這件事我可以與老太太談一談，我們這裏招兵是不招的，但要有人自己願意來參加我們的隊伍，當然我們極歡迎他來抗戰，你的令郎是自願來的，當時他說家裏答應他來參加我們的軍伍，所以我……」

「家裏沒有曉得哇！」中年婦人打斷了他的話，「他自己跑出來的，他在家裏就很不安份的，聽到學堂裏先生講日本人打中國，他早就咕魯咕魯的想不安份啦！」

「老太太，你令郎是不差的，你看，日本兵離這裡只有二百多里路，要是大家

都不肯去當兵，那麼他二三天就可以到這裏來，他一到這裏，燒房子，搶田地，殺人，那時什麼都要沒有了，」中年婦人的頭低下去了，她極力在思慮。

「而且，」教導員接着說，「你將來還可以看到你的兒子，只要我們打退了日本強盜，他還可回家來看看你的，即使他現在與你在一起，但這裡也不見得安全，前幾天玉山縣被丟了十幾個炸彈，炸死了一百多人，這一百多人的父母還能夠再見到他們嗎？要是你的兒子自己願意回去，我們也決不阻止，但是現在他願意在這裏工作，所以，你看，你的兒子是很對的，你有了這樣一個好兒子，你真是很光榮哩」

中年婦人還是在默默地思慮着，這比起她剛才的動作來，好像是兩個不同的人，她望望木立着的兒子，又望望教導員。

「不是我捨不得兒子，官長，」中年婦人底沉地說，「實在因為他年紀還太小。」



「你放心好了，老太太，你看看這個小孩子，」他把站在旁邊的小公務員拉到自己身旁，父親似地撫撫他的頭，「他今年不過十四歲，但他到我們這裏來工作已經有兩年了，我們這裏官長和士兵是一樣待遇的，我當一個教導員，每個月拿二塊錢，他當公務員的也拿兩塊，他新來的時候一個字也不識，現在他已經識了很多字了。我們要教育一個小同志，使他將來成爲一個很好的工作人員，這裏是沒有打罵的。」

中年婦人漸漸地被教導員的話感動了，她無力地抬起頭來。

「正是這樣嗎？」這句話或許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得到，然後她鼓起勇氣來，「那麼，讓他留在這裏也好。」她站起身來預備告辭，但教導員阻止了她。

「老太太，你今天在這裏住一夜吧，回去也來不及了，而且，你也可以看看這裏的情形，要是你看到我所說的情形不對，明天你帶他回家好了。」

第二天上午，那中年婦人已恢復了常態，蒼白的臉色也消失了，在回家以前，

她到教導員那裏去告辭：

「營長，我馬上要回家去了，」她很快地說，「我在這裏我很放心，但年紀輕的人太放縱了也不好，還要請營長時時教訓他。」

「老太太，請放心好了，我們對每一個同志都是負責的。」

於是這善良的母親向她的兒子叮嚀了許多一個母親離開遠出的兒子時所說的話，然後她跨出大隊部的門口，毫無留戀地向回家的途上走去，她的背影在淡淡的陽光所照射着的雪地下，漸漸地小了，小了，直到在她兒子的眼簾裏完全消失。

## 十 你們有什麼秘訣呢？

縣長請客，縣政府突然熱鬧起來，今天請的雖都是軍人，但却不容易在這些軍人當中找出一個穿着漂亮呢軍衣背着武裝帶的人來，要是再仔細地找一找，有是有，一個，那是縣長請來當陪客的公安局長，除此以外，便沒有第二個背武裝帶的人了。

縣長是一個健談的人，他從這一桌跑到那一桌，興高彩烈地高舉着酒杯。

「來！來！參謀長，再乾一杯，」

「陳司令，這一杯你是一定要飲的，不然小弟未免不能下台了。」

「政治主任，你要這一杯不賞光，未免太使小弟難堪了。」

「一杯！一杯！再來一杯，這一杯以後決不再勸。」

縣長從這裏跑到那裏，忙碌地招待着。當酒足飯飽以後，每個人都有點懶得移

動了，於是談話像決了堤的黃河一樣奔瀉着，從這個話題轉到那一個話題，但是當談到抽壯丁這個問題的時候，縣長懸河似的嘴吧，忽然有點不大靈活了，同時看來好像生成離開得遠遠的眉毛也忽然緊縐了起來。

「太困難了，太困難了，」縣長搖着肥碩的頭說，「現在抽壯丁簡直一批比一批困難。」

「最困難的地方在那裏？」陳司令員笑着問。

「最困難的一點？」縣長重覆陳支隊長的問話，他覺得這句話問得有點可笑似地，「最困難的一點在於沒有人，沒有人便什麼都沒有辦法，還有什麼辦法呢？」

「貴縣現在已經抽了多少壯丁？」

「已經抽了好幾批了，大約有八百左右吧，但這些數目並沒有抽足。」

「貴縣的人口一共有多少呢？」

「人口？」縣長實在記不得究竟有多少人口了，於他高聲地呼着：「黃科長！」

黃科長！」

「嚶，嚶，什麼事？縣長，」黃科長從另一席上跑過來。

「你記得本縣有多少人口嗎？」

「這個，這個，」黃科長思慮了一下，「大概是十二萬左右，但是這個數目是不大正確的，這是好久以前的統計了。」

「大概是十二萬左右，」縣長回過來向陳司令員重述一遍。

「十二萬人口中有六萬左右是男人，」陳司令計算着，「六萬人中又除去老少一半，那麼貴縣至少還有三萬壯丁，怎麼只抽了八百個就會沒有了呢？」

「人是有呀，」縣長好似受了委曲似地，覺得別人不能諒解他辦事的困難，「可是老百姓都怕當兵，一聽抽丁，逃得連影蹤都不見，即使勉強徵了來，可是一有機會，他就開小差溜走了。」

「這種情形也不單是貴縣如此，差不多各省都有這樣的情形，湖南有一縣幾十

個壯丁藏在山上組織逃生隊，這種現象發生是對抗戰極不利的。分析他的原因大概是：不外這幾點：第一，壯丁是生產者，家庭的負擔大多由他維持，一旦抽去，家裏生活就成問題。第二，鄉保長辦事不公，往有錢的不抽專抽窮人，所以一般貧民都很氣憤。第三，有幾個軍隊裏還有打罵制度，民衆因之感到極恐懼。第四，宣傳工作還做得不夠，有的壯丁被抽了去後還不知道竟與誰打仗，到了軍隊裏以後又是整天的立正稍息，沒有相當的政治教育，民衆只知道要他們當炮灰，不知道是爲了他們自己的生命財產而戰，有了這些缺點，抽了怎麼會不發生困難呢？」

縣長一邊聽，一邊不斷地點着他的肥碩的腦袋說對。

「對，對但是陳司令的意見以爲如何方能彌補這些缺憾呢？」

「那只要針對着這些缺點出發就可以了。第一，政府已經頒布的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辦法應當趕快實行起來，使出征家屬在生活上不發生困難，這是最重要的。第二，要切實防止鄉保長抽丁舞弊，不論有錢的沒有錢的，凡是抽到的，都不准規

避頂替。第三，要廢止軍隊裏的打罵制度。第四，加強宣傳工作，同時也要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要是這幾點都能實行，那我想抽丁的困難一定要減少不小。」

「對，對，」但縣長的眉結却並沒有解開，「這恐怕不是小弟力量所能辦得到的了。」

「防止鄉保長舞弊和宣傳工作是縣長可以辦得到的，其實這二項要是能徹底推行，抽丁的困難一定也可以減少一大部份，就是對於出征家屬的經濟困難，也可以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辦法在地方上解決，假如拿一保來做單位，在一保中有錢的給出征家屬買一點種子肥料，有力的替他出征家屬輪流耕種，那麼這問題就可以容易的解決了。」

「對，對，」縣長神秘地笑着，像開玩笑，但一半也像認真地說，「我們抽壯丁捉也捉不來，但是，我聽得說，聽得說有很多人自己跑來參加你們的隊伍，究竟你們有什麼祕訣呢？哈！哈！哈！」

「哈！哈！哈！」陳司令員也笑了，他加強地說：「我們是有秘訣的，但這個秘訣說出來都很平淡。第一，我們是官兵一致的，上自司令員下至公務員伙夫，都拿一樣的錢，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服，我們之間只有職務的差別，沒有階級的高低，做一個伙夫並不低微，因為司令員沒有他燒飯，也決做不成司令員，我們之間是沒有打罵制的，一個同志做差了事，我們就用很好的態度教育他，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改正他的錯誤變成一個很好的工作人員。第二，我們是軍民一致的，我們無論在怎樣困苦的環境裏，決不侵犯民衆的一針一線，買東西要照數給錢，打壞了東西要照數賠償，開差的時候要把房屋打掃清楚，把門板上好，把臥草送還，因為軍隊打勝仗必須要民衆幫忙，但要民衆幫忙却非與民衆生活上打成一片不可，所以我們對待老百姓是極和善的。事實上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對老百姓不好呢？吃了老百姓的飯便要替老百姓做事。」

「此外我們還極力向民衆們解釋這次抗戰的重要，非抗戰不能生存的道理，民



衆便自然而然地來參加我們的隊伍了，縣長，這就是我們的秘訣，哈！哈！哈！哈！」

「哈！哈！哈！」這次陪着笑的却是縣長了，但顯然有點勉強。

## 十一 待機出擊

新四軍第一支隊和第三支隊在王村會合了，接到軍部的命令，在王村作一個短時期的加緊訓練後便要出動參加戰鬥。

每天，當夜幕剛才揭去，晨熾從東方的山頭爬到大地的時候，起身號便振人心魂地一遍一遍地動盪在靜穆的大氣裏。

「喂，起來，起來。」

一個推着一個地都從軍氈裏站到地上，洗臉和漱口是一個緊張的動作，因為十分鐘後，晨操號便響亮地又傳入了每一個人的耳膜裏。

整個王村都活躍起來了，在空場上，在田野裏，每平日沒有人跡的坎堆裏，都充盈活潑的生的氣息。象徵着一個獨立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國出現。

歌聲在每一個角落振盪着，那是快樂的，活潑的而雄壯的吼聲：

「走上前去，

我們抗日的游擊隊，

我們是老百姓的軍隊，

老百姓的武力……」

在廣場上，幾十個幾十個一羣的戰鬥員在揮舞着大刀，發亮的刀片在壯士們的手中翻飛着，當數十把雪白的大刀向前砍去的時候，震天的吼聲驚動了夜睡未醒的老鴉們。

「殺！」

當太陽光熱烈地照着春的大地的時候，游擊戰士們都到附近的小山裏去了，那裏，他們演習埋伏，突擊，退却等等動作，要是有人要看到他們立正稍息的操演，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不注重那些動作，的確這些動作他們是拙劣的，但當把大刀和槍帶送進敵人胸膛的時候，他們比誰都熟悉，比誰都勇敢。

政治和軍事在他們的訓練表裏佔着同樣重要的地位，政治課上，他們討論着目前抗戰的形勢和他們新的任務，不識字的新同志由老同志們誠切地教導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同志常常是三十歲老同志的教師。

當黃昏降臨的時候，他們圍坐在空地上，一百多個戰士圍成一個大圈，在大圈裏面，有他們自己隊裡推出來的同志唱歌，玩戲法，在這裏場合，隊長和指導員們是沒有領導權的，他們有自己推舉出來的遊戲領袖，隊長和指導員只能坐在圈子裏與士兵一樣地聽從遊戲領袖的指揮，要是不服從指揮的話，他們會毫無寬恕地受到同樣的處置。

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他們聚集一起開救亡室會議，這裏他們討論着各項日常發生的事端，研究政治問題，和對同志們進行誠懇的批判，救亡室的主任也是由他們自己推選的，每一個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隊長和指導員除外，他們可以參加救亡室會議，提出意見作同志們的參考，但不能在會議裏起決定的作用。

每一個軍隊，都有他們自己辦的牆報，一塊黑布上貼着一張張的字紙，這就是牆報了，牆報的內容是五花八門，什麼都有的，圖畫，小調，批評，時事，不管寫稿的人是伙夫或是公務員，不管他的文筆是怎樣拙劣，牆報主任沒有權力可以不給他發表，他只能給他們改正錯字和不通的字句，然後找一個適當的地位貼到牆上去，每一個戰士都愛護他們的牆報，行軍的時候，他們把牆報捲起來，可是當到達目的地後，便立刻又把他張掛起來，他們愛護着牆報像慈母愛護她的嬰兒一樣。

吃酒，賭錢，玩花姑娘和這裡的軍官們是無緣的，他們經常地與士兵生活在一起，研究會和書籍是他們的教育工具，他們比士兵們睡得遲，起得早，但走路的時候，人們都可以看到他們把背脊挺得筆直的。

空閒而自由的時間是有的，他們用這些時間自己來學習，所以即使在這些時間，他們也是忙的，忙得和一切惡嗜好不得不絕緣。

要是硬要在他們之中找尋出一個普遍的嗜好的話，那便是烟了。是的，他們之

中的每一個戰鬥員指揮員，都像愛惜人一樣地嗜好着烟，不准吸烟的規定在這裏是沒有的，一個公務員可以隨隨便便地在司令員面前摸出烟來吸，誰看了都不會感到一點驚奇。

在偏僻的鄉村裏，一盒金斧牌常常賣到一角多錢，而指揮和戰鬥員的薪水一例是兩元，這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奢侈品，他們只能吸吸黃烟或水烟，要是偶而有這麼一枝香烟，於是五六個同志微閉着眼睛大家輪流着抽幾口，像享受着無上的珍品似的。

葉挺軍長到王村了，但沒有舉行閱兵式，也沒有檢查內務，他只招集了幹部開了一次會議，對時局和新四軍的任務作了一個詳盡的分析，演講以後，又回到軍部去了。

「誰要是說我們新四軍裏沒有漂亮的人，」從會場裏退出來的人說，「嚇，叫他看看我們的葉軍長。」

一大包一大包的布鞋從遙遠的出發地送到前方了。這是原地的婦女協會慰勞他們前方戰士的物品，在每一雙鞋的鞋尖上，繡着四個白字：

「東進殺敵！」

戰士們穿了鞋在街上驕傲地走着，可是他們更切望立刻出發到前方去，實現贈來鞋人熱切的期望。

最多在十天以內，這些勇士們將出現在東戰場上，試展他們的威力，頑強的敵人將在他們之前粉碎，看吧，予打擊者以打擊！

# 出動中的新四軍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著者 攷 棨

出版者兼

漢口羣力書店

保成路長樂里二號

經售者

黎明書局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每冊實價二角